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李嘉图著作和 通信集

第三卷

论货币问题

彼罗·斯拉法主编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  
通信集

第三卷  
论货币问题

彼罗·斯拉法主编

寿勉成译



商务印书馆

198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三卷

**论货币问题**

彼罗·斯拉法 主编

寿勉成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170

---

197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272 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12 3/4 插页 4

定价 2.60 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 出版说明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主要著作是1817年出版的、以分配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李嘉图从事经济研究活动,是从论述货币问题开始的。在英国所谓“金价论战”时期(1808—1811年),他写了不少有关货币问题的文章、小册子和札记,这些论著由皮罗·斯拉法汇编成《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即本书。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于对拿破仑的战争,英国财政处于困境。为了应付预算的需要,英国统治集团大量增发银行券,从而造成了兑现的困难。1797年英国政府通过《银行限制法》,停止了银行券的兑现。从1799年起,英国发生了金价的持续上涨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及英镑汇价下跌的现象。李嘉图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银行券贬值,而银行券贬值则是过去银行券的大量发行所造成的,《银行限制法》的推行加剧了这一矛盾,促使银行券进一步贬值。他主张恢复银行券的无限兑现。李嘉图的论点引起了一场所谓“金价论战”的剧烈争论。

所谓“金价论战”,反映了当时英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执政的土地贵族、商业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代表土地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即职业的放债人)利益的统治集团企图以任意增发

银行券的办法来补充预算,以便取得财政上的某种独立性,并以之抵抗工业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议会改革。李嘉图则代表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取消政府的这一财政来源,迫使政府听命于议会,进而要求进行议会改革。

“金价论战”使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货币流通和信用问题上分为两个学派: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通货学派主张银行券的发行要以全部金属准备为保证而以无限兑现为条件。银行学派则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只要以部分金属准备为保证而以限制银行放款业务为补充。李嘉图是通货学派的首领。在论战中,通货学派战胜了银行学派。184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皮尔法案》,以立法的形式巩固了这一胜利。此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通货学派的观点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货币流通和信用问题上的正统思想。但在实践过程中,英国政府不只一次地被迫暂停《皮尔法案》的执行。这说明,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只在货币发行的技术方面争论,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这类问题的。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必须从社会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为了解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货币流通的五花八门的“理论”,需要追溯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历史发展。李嘉图的论著为我们提供了探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初期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了解和研究李嘉图的著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此,我们将本书翻译出版,供研究参考。

## 第三卷 目 录

论文集导言 .....3

### 1809—1811 年出版的小册和散文

关于金价问题各篇的说明 .....7

关于黄金价格在 1809 年对《晨报》的三次投稿 .....18

    黄金的价格

    答“银行纸币之友”

    再答“银行纸币之友”

### 附 录

    特罗尔的答复

    李嘉图的再答复

黄金的高价 .....53

    导 言

    黄金的高价是银行纸币贬值的明证

### 附 录

关于金价报告写给《晨报》的三封信 .....123

    金价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约翰·辛克莱爵士的评论

    关于兰德尔·杰克森先生的演讲

答博赞克特先生对金价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 .....145

## 李嘉图手稿中的评注

1810—1811年

关于边沁《价格论》的评注	243
关于金价报告和证词的评注	319
(A) 关于金价委员会报告的评注	
(B) 关于证词记录第一部分的简略评注	
(C) 关于证词记录的评注	
对特罗特的《通货和汇兑原理》的评注	351
评特罗尔对特罗特的评论	377
评范西塔特关于货币、金价和汇兑的各项意见	383

## 附 录

《金价报告》中的“某某先生”	397
----------------	-----



## 论文集导言

这两卷论文集在“小册和散文”的总标题之下包括李嘉图的各短篇著作。两卷的划分是以年代为标准的。第三卷有较大的一致性，因为它完全包括金价论战时期关于货币问题的著作，而第四卷则包括李嘉图晚年的零杂著作。每卷都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准备出版的比较正式的著作，第二部分包括李嘉图手稿中的评注和文章。所有新的材料主要就在每一卷的第二部分；第四卷的第二部分几乎都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著作。

象在以前各卷一样，编者的附注是用号数区别，并一般都排成双行。有编者的二个附注，因为要放在它们所属的适当地方均过于冗长，所以分别放在每卷最后的附录。凡是从他原有的手稿付印的，如同在“全集”第二卷导言第四节所分别指明的那样，一般都遵照李嘉图自己的拼法，标点和略语。

每卷都附有页数对照表，以便利查对本编页码与前人所编各卷的相应的页码。（本卷译本中从略——译者注）

这两卷都是在世界大战以前准备好了的（如“全集”第一卷总导言所说明），所以它们能从凯恩斯的建议获得若干利益，因为他曾阅读过编辑的初稿，并提出了不少的改进意见。F. 李嘉图和 C. K. 穆勒能慷慨以他们所保存的稿本提供应用；日内瓦大学的公共图书馆又能以关于边沁的笔记见借；F. A. 海贤克教授能找到加

有评注的布莱克的一本评论，而牛津大学散麦维尔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又能以之见借；约翰斯·霍布金斯出版社能允许利用该社所最先出版过的材料，这些都是编者所应该表示感谢的。还特别要提到 K. 鲍特博士和 B. 劳威夫人在若干论文的准备付印之中对编辑工作的帮助。

P. 斯拉法

三一学院, 剑桥,

1951 年 2 月。

1809——1811年出版的  
小册和散文



## 关于金价问题各篇的说明

李嘉图的最初出现于刊物,标志着后来所谓金价论战的开始,是用匿名的形式,以“论黄金价格”为题发表于1809年8月29日的《晨报》上的。他的兄弟和传记作者摩西·李嘉图,曾有关于这次文稿发表经过的记载。他说,“他在营业上与英格兰银行发生的很多业务往来,配合他当时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使李嘉图先生潜心思考通货的问题,力图说明硬币和银行纸币在价值上所存在的差别,并确定纸币所以贬值的原因。这吸引了他当时很大部分的注意力,并成为他与熟人中要想加入这种讨论的人谈话时所常常谈到的论题。他感到有必要要把他的想法写下来,但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发表的意思。《晨报》的业主、即已故的佩里先生,是李嘉图先生曾以其手稿相示的少数朋友之一。佩里先生劝他让文章在《晨报》上发表,对于这一点,李嘉图先生终于不无勉强地答应了。”<sup>①</sup>

在1797年实行限制银行兑现以后,黄金的价格在两年之间继续保持在3镑17先令 $10\frac{1}{2}$ 便士的法定平价;它到1799年才开

---

<sup>①</sup> 《1824年传记和传略年鉴》,第371—372页。这一节传记又继续写道,“而且这是以‘R’署名的信札形式刊出的,其中第一封信发表在1810年9月6日。”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事实上他是以文章的形式登载的,并没有署名,日期是1809年8月29日;另外两次对1809年《晨报》的投稿,是因为这篇文章发表后所受到的批评而引起的,所以不可能成为原来给佩里看过的那本手稿的一部分。传记作者是把1809年投稿的三篇文章与1810年写给《晨报》的三封信混为一谈了。

始上涨,1801年1月达到4镑6先令;到1804年又差不多回到它正常的水平,一直继续稳定到1808年。但在1809年它又急剧上升,在7月4日曾达到4镑12先令 $10\frac{1}{2}$ 便士。前次黄金涨价时期曾经引起很多争论文章,其中包括博伊德的《写给皮特的信》(1801年)、桑顿的《纸币信用》(1802年)和金勋爵的《关于限制兑现的体会》(1803年),同样地,这次从1808年开始的黄金涨价也引起了金价问题的论战。

李嘉图那篇文章的发表,促使《晨报》上刊登了大量的来信。他的再度投稿,是由一封替英格兰银行辩护而反对他的批评的信所激起的。这封信发表在1809年9月14日,署名为“银行纸币之友,但非银行董事”,这个人李嘉图“很快就查明是他自己的一个有才学的朋友”<sup>①</sup>哈奇斯·特罗尔。李嘉图答复他的信是在9月20日发表的,署名为“R”。“银行纸币之友”的第二封信虽然签署的日期是9月23日,却迟到10月30日才登出;李嘉图11月4日仍署名“R”的第二次答复也迟到11月23日才刊登出来。<sup>②</sup>这就结束了他们公开的争论。但既然他们已经确实知道对方是谁以后,这两个通讯的人似乎就相互交换意见而不等《晨报》经过长期拖延才发表他们的来信了。这样,在他们发表信件的最后阶段的同时,就开始了私人之间的争论,而在他们公开论战结束以后,这种私人之

---

① 《1824年传记和传略年鉴》,第372页。

② 在“金价报告”发表后,1810年8月27日的《晨报》在社论上承认了信件的作者是谁。因为它说,“我们很宝贵的通讯作家李嘉图先生在促使公众了解纸币贬值的真正原因方面作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李嘉图的文章以及他在1809年写给《晨报》的两封信,曾以李嘉图“关于黄金价格的三封信”为标题,由霍兰特辑成小册,于1903年在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布金斯出版社重印出版。

间的争论仍旧继续着。

这种私人争论中现今还存在的材料，刊印在本卷李嘉图发表过的信件之后。但可以想见，他们之间一定还有更多的通讯，其可能的先后次序大致如下。对于10月30日《晨报》上所发表的特罗尔9月23日的信，李嘉图一定曾经以两篇文章作了答复：

(甲)一篇是无意发表而直接送给特罗尔的，现已不再存在。

(乙)11月4日的信，载11月23日《晨报》。

特罗尔对(甲)的答复是在特罗尔的文稿中找到的，现在印在后面；他对(乙)的答复，即李嘉图所提到的评论(见后面李嘉图的再答复)，也许是有意要发表的，但没有在《晨报》刊登，现在也没有找到。

李嘉图对特罗尔的两次答复的答复，是在特罗尔的文稿中找到的，现在印在后面；其中第一部分涉及到特罗尔对于(甲)的答复，而第二部分则涉及到特罗尔对(乙)的答复。<sup>①</sup>

在这期间李嘉图决定要以小册子的形式进一步公开他的见解。《黄金的高价就是银行纸币贬值的明证》这一小册子，是他的最后一信在《晨报》刊载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由约翰·默里出

---

<sup>①</sup> 李嘉图答复的第一部分最初是由博纳博士以“李嘉图论通货”的标题在《经济学杂志》1896年3月号第64—69页上发表的。特罗尔和李嘉图私人论战中至今还保存的两篇文章全文载入牛津大学博纳和霍兰特在1899年合编的《1811—1823年李嘉图与特罗尔等人通讯集》，作为附录A的(1)和(2)。这里所印特罗尔的文章是从博纳收藏的文稿中得来的。李嘉图的文章是根据《给特罗尔的几封信》重印的，原稿现由霍兰特教授保存(见1937年在巴尔的摩尔私人出版的《霍兰特博士的经济学藏书》一书，第314页)。

版的。<sup>①</sup>

这本小册子和投稿《晨报》各篇的关系，已经成为有些混乱不清的问题。李嘉图自己在小册子最初三版的导言里说“他认为应该用更能使它获得适当讨论的形式再把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发表出来。”但麦卡洛克的说法肯定是一种误解，由于他没有看过《晨报》上刊登的几次投稿，<sup>②</sup>所以他说，“李嘉图后来把他的几封信搜集起来印成小册子，使它在形式上更有系统。”这好象暗示说小册子无非就是那几封信的翻印罢了。<sup>③</sup>正如霍兰特教授所说，<sup>④</sup>麦卡洛克在编辑上的疏忽所产生的重要后果，就是使一般人都默认了一种见解，以为《晨报》上的几封信是预先计划好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sup>⑤</sup>以为论“黄金的高价”这本小册子不仅是随意转述信中所论各节，而且基本上就是把它们重印了一下。把这本小册子同《晨报》上所载各信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虽然小册子所讨论的

① 关于正确的出版日期还有一些疑问。默里于1809年12月26日星期二在《晨报》上登出的广告说，“论黄金的高价一书，即将在下星期四出版……”还有博赞克特也说（见《实际观感》，第2页）它“在1809年底出版。”但在《泰晤士报》所常用的标题“今天出版新书”栏下登出的第一次广告则在12月30日星期六；但即使这一广告也可能只是一个未成熟的报道，因为它没有标明定价，而惯例是在实际出版时一定要标明的。所能发现的标明定价的最早广告（2先令）是在1810年1月3日的《泰晤士报》。所以，可能是延迟了几天，直到1810年的新年才出版。这样就同小册子封面上1810年的出版期相符合了。

② 这表明于这样的事实，即在他所写《李嘉图生平及其著作》一书（1824年及以后各版）中，他把第一次给《晨报》投稿的日期写成“1809年9月6日”，这是为了使《传略年鉴》所写的日期（见本书第7页注①）能与李嘉图导言中的年份相符合。

③ 见《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第172页。在麦卡洛克的《李嘉图生平及其著作》的以后各版讲到小册的来源时是没有这种提法的。

④ 见《李嘉图关于黄金价格的三封信》的导言，第4页。

⑤ 麦卡洛克的这种误解是根据《传记和传略年鉴》的（见本书第7页注①）。



各个要点在信上都有概括的陈述,它却决不是单纯的重印,而是几乎全部重写过了。

西尔伯林教授以为《黄金的高价》写在投稿《晨报》之前,确实还是几年之前,这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sup>①</sup>他的主要论据是这本小册子“没有提到1805年以后的任何政治或经济事件”;但李嘉图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抽象的,凡属限制银行兑现政策以外的事件,不论1805年以前或以后,都以有关价格变动者为限;其中大部分的变动,尤其是黄金价格的上涨,银价与金价比较起来的下跌,以及汇率的低落,都是指1809年的。诚然,李嘉图所引述的著作都是1804年以前出版的,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对这些著作的评论就写在它们出版的时候。1809年秋,李嘉图在他原来那篇文章发表以后,似曾一再阅读很多作者关于通货问题的著作,包括洛克、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亚当·斯密、利弗普尔勋爵和桑顿,同时作了一些评注,这些评注我们已经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sup>②</sup>他原来那篇关于金价的文章没有提到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种,但在以后写给《晨报》的各信(1809年9月和11月)和小册子中却曾提到。事实上,这些信中直接答复特罗尔各论点的若干节争论,是逐

① 这本小册子大概最初是在几年以前凑起来的,基本上批评桑顿的吞吞吐吐的结论的(根据霍纳和金勋爵的观点):“它含有受到惠特利影响的某些迹象,并且同惠特利的文章一样,没有讲到1805年以后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所以这本小册子很可能是在投稿《晨报》的各篇之前准备好的。”(“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金融和货币政策, II, 李嘉图与金价报告”,载1924年5月《经济学季刊》,第423页,附注。)西尔伯林教授认为金价小册子的出版是李嘉图易如反掌的巧妙策略的一部分,这种奇特的理论将在说到李嘉图的前后变动时再加以讨论。

② 这些评注有确实的证据(印有日期的邮戳)足以判断是在1809年写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在1809年10月下半月写的。

